

內蒙古自治區

小說散文選集

1947—1957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1083-212
03

I 247.7
438

內蒙古自治區
小說散文選集

1947—1957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1 9 5 7 年

內蒙古自治區
小說散文選集

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十週年紀念
文艺作品選集編輯委員會編

☆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呼和浩特市）
沈陽市第一印刷廠印刷
內蒙古新華書店發行

☆

開別：850×1168 1/32 · 128頁 8 印張

1957年4月初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100冊

統一書號：10·089·16

定價：8 角

目 录

小 說

科尔沁草原的人们·····	瑪拉沁夫 (1)
新生活的花朵·····	安柯欽夫 (21)
春到草原的时候·····	扎拉嘎胡 (33)
牧場风雪·····	烏蘭巴干 (46)
“哈夏”的节日·····	尤 盖 尔 (67)
萌芽·····	張 文 第 (79)
仁欽汉达·····	牧 火 (89)
草原之子·····	敖德斯尔 (96)
雪地上的紅旗·····	安 謐 (119)
伏击战·····	李 明 (131)
复員·····	龙 祖 灝 (141)
徒工·····	邓 青 (151)
王跛子卖車·····	李 泉 林 (168)
耙地·····	杜 煩 (175)
雪·····	楊 平 (181)

散文、特写

草原上的一个母亲·····	庄 村 (20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无病的幸福·····	欽达木尼 (206)
河套随笔·····	薛 焱 (213)
村路上的旅伴·····	王 致 鈞 (224)
黄河的主人·····	关 沛 霖 (231)
張大金罗同志·····	賈 漫 (236)
一个軍人的日記·····	張 長 弓 (243)

科尔沁草原的人们

瑪拉沁夫

八月的科尔沁草原上，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。

夕阳被遥远的大地吞沒了。西北风偷偷地卷起了草浪，草原变成了奔騰的海洋；空中密佈着烏云，好似一張青牛皮盖在头頂。人們都知道：草原的秋雨將要来临了。

薩仁高娃从一眼望不到的地方，赶着牛群走来。她騎着一匹大紅馬，还領着她所最喜愛的一条小獵狗；这小狗的名字叫“嘎魯”，不論主人走到那里，牠总是馬前馬后跟着跑。

牛群在大风中吃力地走着；但是薩仁高娃还責备牠們走得太慢：不断地揮动着鞭子，“合依！合依！”的喊着。然而牛兒怎会懂得：牠們的主人，是因为今天同一个年輕小伙子有了约会，而这样苛待牠們呢？

薩仁高娃將牛群赶到离屯子不远的一座沙丘上，忽然勒住了馬，用失望的眼光环視着草原好久之后，連喊了几声：“桑佈！桑佈！”终究沒有看到一个人，也沒有听到回答的声音。她只得將牛群圈在沙丘上，在大风中等待着桑佈。

不一會兒，从东边象飞箭一样地跑来了一匹慘白色的馬，薩仁高娃心里“格登”地跳了一下，臉上笑得象一朵花，急忙跳下馬來，从怀中掏出一个有長飄帶的粉紅色的煙荷包，連續的在头

上搖晃，向对方表示着热烈欢迎的意思。但是当对方愈来愈近的时候，她那股热情却渐渐地冷下来了。

原来这个人不是她所等待的桑佈。

一个生着連鬚胡子的老头子，跑到薩仁高娃跟前勒住了馬。

“小姑娘，你在这兒干什么呢？”老头子明知道她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事由，却又故意这样为难她。

“老爷爷，你有什么急事，跑得馬耳朵都出了汗？”她所答非所問地把話題岔开了。

“有一件最紧急的工作，要召开群众大会通知大家一下。”

“晚上开完会，你还給我們講昨天晚上沒講完的故事啊！”

“大概不能了，我不是說过了嗎——有紧急的工作。”

“什么紧急的工作呀！說你不給講就得了。”

“真的，我不說謊：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小姑娘你也早点回去吧？就这样。”

老头子一蹬脚，馬就跑起来了。

这老头子的名字叫阿木古郎，是嘎查达①，还是一个老党员哩！他为人老实厚道，为老百姓的事情，总是吃苦在先，享受在后；群众也都信任他，爱戴他，屯子里的男女青年們都称他为“阿木古郎老爷爷”。

阿木古郎走后薩仁高娃不安起来：桑佈为什么还不来呢？阿木古郎老爷爷才說有紧急的工作，屯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这时西北风傳来了雷声，远处天边打着金色的电，大雨就要到来了！但是她既然是同自己的情人約好了的，怎么可以不等到底呢？

薩仁高娃就这样等了好久，好久。

①蒙語：村長。

“奴呼热，賽音白奴①？請你告訴我：前边叫什么屯子？”

一个低沉沉的声音，从薩仁高娃的身后傳來。她一回头，看見一个瘦得象黄羊似的人，站在她的面前。他蓬松着長发（好象头发里生有九九八十一条長尾巴虱子），汗流的污漬掛在麻子臉上，身上披着一块黄毛毡。薩仁高娃很怀疑这位不速之客，用帶着恐怖的声音問道：

“你是誰，从哪兒来！”

“从扎魯特旗来的，因为那边鬧災荒。”他有意的不說出自己姓名。

“你到什么地方去，找誰？”

“我往这边过来时，我們村的瑪拉哈，教我給科尔沁旗白音溫都尔屯的嘎拉僧，捎一个口信。請你告訴我：白音溫都尔屯离这兒多远？”他用老鼠眼望着她，等待着回答。

但是“白音溫都尔屯的嘎拉僧”这几个字，使薩仁高娃发生了极大的怀疑：我們屯的嘎拉僧一度在国民党的“降队”当过排長，現在是屯里的管制对象……。为什么这样一个可疑的人，單来打听这样一个可疑的名字呢？薩仁高娃好久沒有回答他。站在她身旁的小獵狗“嘎魯”也聳起兩只耳朵，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这一个陌生的人。

“你家住扎魯特什么地方？”

“阿拉坦敖包屯。”他停了停又慌忙补充道，“不过最近要搬家了，那边旱得很厉害。奴呼热，你到底知不知道白音溫都尔屯离这兒多远呢？”

“白音溫都尔屯嗎？很近。”她拉長了声調，“不过我們科尔沁有一种規矩：走路的人，应当先拿出自己的“証明書”，然后

①蒙語：同志，你好嗎？

才有权問路；也只有这样，人們才能真实的告訴他所問的路子。”

“噢！”他狡猾地微笑了一下，“証明書嗎？有，有。但是我从家出来的时候，我老婆恐怕我在路上把它丢掉了；所以死死地給縫在襯褲上了。馬上拿出来怕有些不方便。好吧，天黑了，我还要赶路呢！巴依日泰①！”他一面說着，一面退走了。

薩仁高娃看他走了，心中特別着急：明知道他是个可疑分子，可是又没办法叫他站住。她想：蒙古有一句成語：“放走豺狼的人，是草原的罪人。”我既然遇上了一个可疑分子，就决不能輕易的放走他。又想：阿木古郎老爷爷說：“有紧急的工作，小姑娘，你也早点回去吧。……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这时她心机一动，計上心头，急忙向他追去：

“奴呼热，請你等一等！”

那个可疑的家伙懶洋洋地站住了。

“天道不早了，看样子一定要下雨，咱們都是老百姓，誰不出門呢？到我家喝喝茶，歇歇腿吧！”

那家伙沒吱声，若有所思的抬起头来看了看天。恰巧这时西北风“嗚”一声，掠起了他披着的那条黄毛毡。薩仁高娃忽然象触了电似的，全身抖顫起来——从那可疑分子的毛毡角下，露出了一个亮閃閃的枪口！

她肯定他不是好人了。她想：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帶回屯子去。不，不行，敌人是狡猾的；他会猜透我的企图——到那时就晚了。那家伙正在抬头看天，一无所防，我要乘这机会搶他的枪！”

她突然一猛勁跑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了那坏家伙的枪。那坏家

①蒙語：再見。

伙轉过身来就和薩仁高娃拼起命来。但是枪把被薩仁高娃握得紧紧的，兩人东拉西扯地扭打成了一团。

薩仁高娃一面搶着枪，一面可嗓子地喊：“捉反革命啊！来人哪！”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唤来屯里的人們。这时小獵狗“嘎魯”也跑上来帮助主人，咬得那坏家伙手和臉尽是鮮血。薩仁高娃看他有些兩下顧不过来了，抓住枪把的手猛一使勁，就把枪夺过来了。那坏家伙又气又急，照着她的腰部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她只觉得一陣酸痛，但是她明白：这是生死的关头，决不能在反革命分子面前倒下去，就掙扎着向后倒退了几步。

在草原上，狗是最敏感的动物。这时，远处屯里的狗被惊动得狂吠起来了。那坏家伙更慌了，心想：“枪被搶去了，屯里的狗群也会成群的跑来，蒙古的狗群是不会放走我的，不如乘早逃走吧。”就一縱身跳上了薩仁高娃的大紅馬。那馬吃了一惊，被他兩腿一夾，撒开四蹄就跑开了。

薩仁高娃夺得的是一支“捷克式”枪，她只有使用獵枪的經驗，怎么也掰不开这支枪的大栓，一着急，追出了三五步，就跌倒了。不过小“嘎魯”却追上了他，跳着咬那大紅馬的兩只后腿，大紅馬象瘋了似的“尥蹶子”，那坏家伙心一慌就摔下来了。又急忙爬起来，沒顧上再去抓馬，丢下那条黄毛毡就徒步跑了。小“嘎魯”又追了他一段，但回头一看主人沒有来，牠也就不再追去。

这坏家伙几天以来在草地，沙漠和田野上过宿，沒吃过一頓飽飯；又由于剛才那場惡战而緊張过度，剛跑过沙丘就觉得有些头昏。他拼命的跑着，一抬头看見前边有一片葦塘，在阴沉沉的黄昏中，在大风下，那葦浪就象大海的波濤，汹涌澎湃。他忽然稍停了一下，动作敏捷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火柴，奔向葦塘去了。

当小“嘎鲁”和大紅馬跑回薩仁高娃身旁的时候，她才迷迷糊糊地站了起来，心想：“我虽然夺下了一支枪，坏根子却跑掉了。这和打圍只打了兔子毛而没有打着兔子是同样的耻辱！”

她低下头皱着眉，摸弄着那支“捷克式”。突然，“卡”的一声，保險开了。她高兴得跳起来，忘掉了疲乏和苦痛，一跃身骑上大紅馬，領着小“嘎鲁”就往北追去了。

刚跑过沙丘她就嗅到一些煙味兒，啊！前面是一片火海！她一怔，勒住了馬，豆粒大的汗珠从兩頰滚下来：这是出了什么事啊！

熊熊的烈火，随着大北风的风势，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呼嘯声和爆炸声。这是秋八月干枯了的草塘啊，就是生着翅膀的蘆雁也飞不过去哩！

薩仁高娃虽然离火線还有差不多半里地，但是黑騰騰的烟团早已逼得她难以呼吸，烈火烤得她的臉干炙脹痛。但是这荒火是怎样燒起来的呢？她真不明白。

草塘是草原的“寶貝”。附近的居民每年都靠它由城里换来五福布、白堪布、蒙古靴、白毫茶、香片茶和紅紅綠綠的綢子、緞子；也有的人家靠它解决全年的口粮。可是现在它变成了一片火海！蒙古人常说：“荒火是草原的死对头！”

“这一定是刚才那个坏家伙燒起来的；但是他想錯了，万不可能！薩仁高娃想到这里，將馬用力的抽了一鞭，毫无顧慮地朝着烈火扑过去了。

烈火和濃烟結成一条紫紅色的火線，向薩仁高娃包圍而来，但是她只想：“冲过去！冲过去！不讓反革命跑掉！”她弯下身喊了一声：“嘎鲁！”小“嘎鲁”一跳就上了馬，薩仁高娃怕在冲过火線时燒坏牠，用大襟將牠裹在怀前。这时火星开始在她头顶

飞舞了。她看得很清楚：靠西边有一段火線比較狹窄，就决定从那边冲过去。她把韁繩一松，大紅馬就頂着风冲进了火線。一剎那間，她象掉进开水鍋里一样，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覺。

大紅馬象瘋狂般的穿出五六丈寬的火海，薩仁高娃軟弱无力地倒在馬背上，火燒着了她的头巾，全身衣服也都冒着白煙。大紅馬的皮毛也都燒焦了，嘴邊淌着鮮血，牠象同情自己的主人似的，放慢了步伐，低着头走着，走着。但是，誰能料到牠正在这紧急关头却不能再走动了呢？牠兩只前腿突然跪下了，头往下一扎，就倒在燒黑了的草地上了。

天黑了，风势小下来了。薩仁高娃象在六月炎天的时候脱去皮襖跳进了河里似的，只觉得一陣清涼——苏醒过来了。她无力地睜了一下眼睛，又閉上了。但，当她忽然想起：自己是在追赶着一个反革命分子啊！就馬上一抖身挺起腰来，沉重的“捷克式”仍掛在手腕上。这才感觉到臉部一陣痛疼，輕輕一摸凉冰冰地，是鮮血染紅了手指。她想：“大紅馬被燒伤了，我又头昏眼花的，不如先放走“嘎魯”。”她从怀中放出“嘎魯”，“走！走”小“嘎魯”却一点也沒有受伤地跳下馬，遵照着主人的指示，扎着头跑了。

接着，薩仁高娃也跳下馬來，扑灭了身上的火星，理了理衣飾，把馬拉起来“溜”了几步，又騎上馬，向无边的草原，无边的黑夜跑去了。

这时雨点从漆黑的天幕上洒了下来，敲打着草梢，沙沙作响。

今天桑佈到城里給馬掛掌，回来晚了一会兒，他知道薩仁高娃早在等待他，所以只吃了半碗飯就跑出来了。他騎的那匹雪白

色的馬，名叫“小兔子”，跑的快，走的好，一甩尾巴就到了沙丘。啊，真怪，薩仁高娃呢？連影子也沒有！“这恨人的，失約了！”他只好甩起馬鞭，到她家里去找她。剛跑過沙崗，就見北邊濃煙漫地，烈火連天，他馬上拋棄了同薩仁高娃約會的念頭，拉過馬頭就到阿木古郎老爷爷那兒報告去了。

他一跑進屯子就喊：“北邊起火了！葦塘起火了！大伙救火呀！”

這時阿木古郎老爷爷正好召集了群眾在開着大會，向群眾傳達着一個緊急通令。

“今天晚上開會，給大家傳達一件事情，我先把旗公安局的通令給大家唸一唸。”老爷爷用沉重的低音宣讀起通令：

各努圖克、嘎查人民政府：

昨由盟公安局來令通緝反革命分子寶魯。該犯曾於一九四七年加入國民黨，任偽騎兵“降隊”副大隊長，在阿魯克沁旗內，橫行霸道，無所不為，搶奪之民財計：馬五百余匹、牛七百余頭、羊三千余只、強姦婦女二十余人……罪惡昭彰，民憤至甚，當我軍解放阿魯克沁旗時，該犯更名換姓逃至扎魯特旗××努圖克××愛里作長期潛伏活動……。自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以來，作賊者胆虛，於本月十五日逃走。該犯狀貌如下：……

阿木古郎唸完了通令，吐了一口氣，剛要給群眾再作一番通俗的解釋的當兒，桑佈象二歲子馬似的，上氣不接下氣地闖進會場。群眾都愣住了。

“起荒火啦！阿木古郎老爷爷！”

“怎麼，起荒火啦？”全屋的人都騷動起來了。

“桑佈，你好好說，那兒起火啦？”阿木古郎問道。

在桑佈向阿木古郎報告細情的时候，坐在炕上的人們都站起

來了，站在門口的人們，有的已經走出了屋。

“荒火”——就这么簡單的兩個字，它給人們一種怎樣的印象啊！過去曾經發生過多少次荒火呀！房屋、財寶被它燒成灰土；牛羊、駱駝被它燒死在草原上……。但是解放以來，各地都建立了防火組織，人們並將防火這項工作訂在愛國公約里，因此已經三四年沒有發生荒火了。今天忽然又傳來了那可怕的名詞，這怎麼能不使人驚慌呢！

阿木古郎听罢桑佈的报告，不安地紧蹙着兩条濃眉，来回走了几步，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轉起身来向群众喊道：

今天的会暂时停止，先去救火。大家馬上回去准备家伙，一會兒鐘一响就到东屯头的老榆树下集合。就这样！”

群众都散走了。

阿木古郎同嘎查干部和几个民兵开了一个紧急會議，在会上他說：

“我們科尔沁草原上不是三四年沒有起荒火了嗎？为什么今天——在我們剛剛接到旗公安局的紧急通令的时候，忽然起了这么兇的荒火呢！我想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，也就是說：我們要高度的警惕，就这样。”

大家都同意阿木古郎的意見，馬上在屯前屯后佈置了崗哨；阿木古郎又掏出鉛筆在日記本上寫了几个字，將它撕下来折成一个“又”字，遞給桑佈說道：

“你把这封信馬上送到努图克——要回条。”他又对另外一个民兵說，“你去撞鐘，就这样。”

“噹！噹！噹！……”

全屯的人們都往老榆树下集合了，有男人、女人，上了年紀的老人，剛剛放下課本的兒童，他們有的拿着鉄鈎，有的拿着浸

濕了的毡子，拿扫帚的人最多。

离火線半里多地的地方，有一个牛粪块似的小山崗，阿木古郎站在崗上一揮手，群众先后不一的停下了。这时站在人群中高出一头的白依热老头子看見雨愈下愈大，祈禱般的自語道：“当你渴得胃腸都冒煙的时候，会碰到梨树林；当草原起了荒火的时候，北风会带来“馬連桶雨”①。”

“努呼日德！②”阿木古郎喊道，“前面就是火線了，我們要学会和荒火作战，就是說：先要分散敌人的力量，然后再去一块一块的消灭它。”

“不过以我看來这次的火势很兇，我們不能馬上接近火線，那样会吃亏的。”沒等阿木古郎說完話，白依热老头子就插上嘴了：“就是說，我們应当先在荒火的前边燒出一条“火道”，等大火燒來时，这兒的草早已經燒光了。这样就会不出危險的扑灭它！这是多少年救火的經驗。”他很自負的提出建議。

白依热老头子說得有道理，那是最妙的办法——我們就这么办吧！”阿木古郎。

“对呀！应当这样对付荒火！”

群众中間好一陣子哄嚷。

“好了，不要嚷了！我們就按白依热老头子的意見來做：首先要荒火的前面有計劃地燒掉一片荒草。当荒火靠近我們燒完的“火道”时，我們就以防火小組为單位，再把“火道”上的火一块一块的扑灭。好在今晚這場雨还要大下一通，这对我們是极有利的。所以說：科尔沁草原的人是最有福气的。干吧！奴呼日德！胜利的扑灭荒火之后，我們的漂亮姑娘們会給大家演唱“龙

①大雨的意思。

②蒙語：同志們或老乡們！

梅之歌”①的，就这样。”

那三百多人組成的救火大隊，象戰士們圍攻一座城鎮似的，每個人——不管是老人還是婦女，都充滿着勝利的信心，向那火海衝過去了。

桑佈冒着大雨，將信送到了努圖克。他因急于回去救火，忘了要回條就跑回來了。

跑啊！跑啊！“小兔子”馬在泥濘的草地上拼命的跑着。但是牠剛跑過東沙邱往北一拐，忽然豎起兩只耳朵停住了，好像誰在前面吓了牠一下。桑佈向前看去：不遠的地方，有一個黑糊糊的東西，他好奇的跳下馬來，走上幾步一看，原來是一條黃毛氈（被雨淋得變成了土色）。他拾起黃毛氈剛走了兩步，又看見前面有一塊黑土塊似的東西；他用手電筒一照，是一個粉紅色的新煙荷包，長長的綠緞子飄帶上，繡着彎彎曲曲的喇叭花。他莫名其妙地笑了：“這是誰們在這兒談情丟的呢？好，不管它是哪個漂亮姑娘做的，現在可要歸我使用了。不過我的薩仁繡起來會比這好到天上去。”又一想：“還是救火要緊！”將毛氈和煙荷包卷起來往馬鞍上一拴，就走了。

當他接近遠處救火的人們的吵鬧聲時，只見大火快被撲滅了，只有“火道”上還有幾團小火塊，大家正在撲打着。他鬆了一口氣：“啊！這回沒問題了”但是正好這時靠南有一段不使人注目的火線，偷偷地向東燒過去了。啊！事情不好：東邊是全努圖克最大的草甸子，那里堆着象山似的羊草，這火要燒過去，到冬天全努圖克的牛羊靠什麼活呀！他急忙跳下馬，想喊人們一起去；但是在烈火的呼嘯下，他的聲音人們聽不見。他只好解開拴在鞍上的濕

①蒙古民歌之一。

毛毡，將煙荷包往怀里一揣，就奔着向东燒去的那团火跑去了。

“小兔子”馬走到离火線稍远的地方，等待牠的主人去了。

桑佈是这样勇敢的人，然而当他跳进火線时，他会想些什么呢？难道他是个瘋子，去投火寻死嗎？不，不是的。他是个精神正常而又聪明的人；即是，作为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团员，他会想些什么呢？当熊熊的大火象毒蛇般地扑向大草甸子，那高入云霄的羊草堆眼看就被大火燒掉时，他会怎样打算呢？他不顧任何危險地跳进了火線。

湿毛毡是打火最好的工具。桑佈左一下、右一下的用它扑着火。但是在烈火中动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：濃煙燻得他透不过气来，热火烤得他渾身疼痛，可是他沒有顧得去管那些，“只要能扑灭这团火，我被燒倒了也甘心。”——他这样想。

疲乏了，疲乏了，濃煙燻得他一陣迷昏、一陣清醒，忽然眼前一黑，打了几个晃，就倒下去了。火簇在他身旁繼續燃燒着。

阿木古郎从东头跑到西头，又从西头跑回东头，时刻鼓励着群众，監督着各个小組的工作，累得头发根好冒火了。荒火在群众的扑打和大雨的澆淋下，終于被扑灭了。

“喂，你們看东边怎么还有火团呢？”白依热老头子喊道。

“怎么东边又起火了？”

阿木古郎望东一看，果然是火。他喘着气向那边跑了一陣，恍恍惚惚地看見有一个黑影倒在火团里。他馬上回头招呼：“大家快来呀！”哪知道群众早就跟在他身后，他又急格格的說：“火里倒下一个人，快去救出来！”

群众都跑上去了。跑在最前头的是白依热老头子。他跑进火团，閉着眼睛，憋着一口气，抱住那个人就往外跑，大家帮着抬